史
699

楊時 龜山先生文靖公

字中立先世弘農五世祖唐末避地閩中寓南劍州將樂縣因家焉　熙寧九年中進士第調汀州戸不赴久之調徐州法丁憂服闋改虔州司法改瀏陽宰除荆南教遷餘杭宰除南京宗博後宰蕭山主祠差監常州市易務　宣和四年以秘書郎召除迩英殿說書　靖康初擢右諫議兼祭酒請閑除徽猷直學士祠改待制
上即位除工侍兼侍講二年除龍圖直學士祠紹興五年卒年八十三

嘉祐中有二程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唱天下而升堂

趙與虤稱高弟在南方則游定夫謝顯道與公三人是也
初授汀户不赴杜門種學渟滀涵浸人莫能測者幾十年燭
理精深曉習律令虔州有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
宣和間公知時勢將變遂陳政事凡十餘事執政不能用而
虜騎已入冦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於收人心邊事之
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内誤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城聚斂東
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姦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不可
數計天下積怨鬱而不得發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弊
淵聖嗣位公乞對曰 上皇引咎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叙
遷此何理也城下之盟屈辱亦甚矣主辱臣死而大臣首爲
竄亡自全之計 陛下何賴焉乞正典刑童貫爲三路總
帥虜人侵疆棄軍而歸置而不問大河天險棄而不守虜

意大學生又將伏闕鼓亂公言諸生欲忠於　朝廷育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即定矣　上喜曰此無踰卿者乃命兼祭酒

言蔡京以繼述　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然致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爲邪說之事姑即一二明之昔　神宗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　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爲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唱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

祇祖考安樂之無後難耳而安石獨爲此說後蔡京輩爭
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窮極滛侈實安石此說有以唱之
也其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繆追奪王爵明詔中
外毀去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 並胡文定撰誌
五峯問此章直似迂闊何故載之文定曰此是取王氏肝
心底創了手段何可不書書之則王氏心肝懸在肉案上
人人見得而蔽邪淫遁之辭皆破矣
又言昔 神宗不豫 哲宗幼冲 宣仁聖烈皇后有旨令
二王非宣召不得入内時王珪首請立延安郡王爲皇太
子餘人無言者退批聖語在中書仍關實錄院衆官[illegible]見
本末詳具不可誣也 元祐中蔡確去其黨始造姦謀[illegible]異
徽後日之福 紹聖初惇卞用事欲報復私怨遂實其說

上詆　聖毋而以大逆之名加王珪以定策之功歸蔡確
而已亦與焉此非私於確其實自爲因以中傷　元祐之
人耳今乞　陛下索　紹聖中所修　元祐時政記一觀
庶以究竟事實昭洗王珪爲臣不忠之名追奪蔡確冒受
封贈之典濫恩所被悉行改正以釋天下憤欝之氣　上
乃　詔改宣仁聖烈皇后謗史
公天姿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
而闇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
裁覈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接人以
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以發明中庸
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趣無所隱也誌
公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爲崖異絕俗之行以

求世俗名譽既舉進士得官聞二程之道即往從之學時
從學者甚衆而先生獨歸閑居累年沈浸經書推廣師說
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
明道在潁昌時公尋醫調官京師因往潁昌從學明道甚喜
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
南矣先是建州林志寧出入潞公門下求教潞公云此中
無以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明道處志
寧乃語定夫及公公謂不可不一見也於是同行時謝顯
道亦在謝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公
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多從佛學獨楊謝不變因歎曰學者皆
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長進
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大抵

文雖伯淳常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伊
川語

胡文定云楊先生却是聰明過人伊川纔舉起新說有害道
處楊節節推出來伊川云楊其煞聰明

呂本中云嘗聞於前輩以爲明道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
色先生實似之

上蔡云舊在二程之門者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二
人氣象亦相似

南軒云　宋興百有餘年四方無虞有儒生高談詩書自擬
伊傅而實竊佛老之似濟非鞅之術舉世風動雖巨儒故
老有莫能燭其姦其說一行而天下紛紛多事反理之評
詭道之論日以益熾邪慝相乘卒兆裔夷之禍攷其所致

有自來矣先生奏其學繆請追奪王爵罷去配享雖公之說未得盡施然大統中興論議一正到今學者知荆舒禍本而有不胥焉則公之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孟氏者其功顧不大哉公師事二程得中庸鳶飛魚躍之傳於言意之表踐履純固卓然爲一世儒宗故見於行事深切著明如此 瀏陽畫像記

胡文定荅陳幾叟書曰某於龜山 宣和 靖康中諸所建白詳觀其本末此事他人不能言而龜山獨能言之又時然後發所以尤可貴也若龜山此舉可謂老婆心切矣世人不察其用心之所在知之者見其赴召則曰此 御筆也夫違 御筆者以大不恭論自 政和末年以來已是海行旨揮豈可以此定賢者之出處以其不可違而洸假

有論及申屠蟠笑而不荅之事則又何辭以對故其赴召非畏海行旨携乃懼天下人在塗炭中而有惻然不忍之心是以不得不去耳

又與宰相書曰楊某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知之者知其文學而已不知者以為蔡氏所引此公無求於人蔡氏焉能浼之　上方鄉意儒學延置之經帷朝夕咨訪裨補必多

程子勸先生勿好著書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學者要當察此

曰學者須有所疑乃能進德然須用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為學蓋自以為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

語仲素曰時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

之從容嘿會於燕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表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行事而順然後爲得今之治經者工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讀書須先看古人立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於言上求之如萬章問象曰以殺舜爲事孟子荅舜所以處之之道其意在說聖人無僞此則不可不知若從枝葉上理會如象欲使二嫂使治朕棲之語此豈可信舜在上豈容有此

解經欲得理通而語簡舊嘗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曰行其所無事一以貫之只是一个自然之理

官司設法賣酒所在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爲害教而必爲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亦引誘無知之民以漁

其賦在百姓爲之理亦當禁而官吏爲之上下不以爲怪不知爲政之過也（並語錄）

問龜山何意出來朱子曰他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禄仕故胡亂就之苟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心也然來得已不是及至又無可爲者只是說沒緊要底事當此之時苟有大力量咄嗟間真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也不枉既不能然又只是隨衆鶻突又 欽宗即位爲諫議大夫因爭配享事爲孫仲益所攻孫言楊某曩與蔡京諸子遊今衆議攻京而楊某曰慎毋攻居安京長子攸龜山遂罷（下並朱子語）

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須救得一半此語最當 文定云先生誌銘備載所論當時政事十餘條當時宰執中若能聽用委直院董畫一條具因南郊

赦文行下決須救得一二十不至如後來大段狼狽也蓋龜
山當此時雖負重者亦無殺活手段若謂其懷蔡氏汲引
之恩力庇其子至有謗傷故居安之語則誣矣幸而此言
出於孫覿人亦不信

問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
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有首無尾不曾盡心在上
面各去奔走仕官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康節從頭至尾
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
謂安而成矣如濂溪資禀便高他也去仕官只他這所學
自是從合下直至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
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

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禪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

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太高了他門只睥見上一截少下面着實工夫故流弊至此或謂龜山恐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

龜山天姿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窮究少年未見伊川時先本看莊列等文字後來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先生尤甚

胡文定作龜山墓誌云其似柳下惠看來是如此又云龜山文字却弱似是合下會得易

龜山立言却是有意含蓄而不盡遂多假借寄託之語殊不快人意

問龜山立朝却有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

龜山有辨荆公字說三十餘字夫荆公字說其說多矣而止

辨三十字何益哉又不上云頂門上下一轉語而隨其後督
胥與之辨使其說轉則一首之說不行矣

劉安節

字元承温州人　元符三年擢進士第調越州諸曁簿除萊州教授行改河東提學召對擢監察御史除起居郎遷太常少卿責知饒州移宣州　政和五年卒年四十九

公天姿近道而敏於學問其所趨尚非世俗所謂學者嘗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沉涵熟復存心養性久之於是有得其貌温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己者未嘗見其有怒色悪辭也

召對便殿公言春宮宜謹擇官屬雖左右趨走者必惟其人又論節儉及君子小人和同之異　上稱善顧問甚悉

知饒州州荐飢公至大發廩振之又檄旁郡無遏糴軍需不
足他日皆強取諸民公曰歲荒如此重困之可乎他司宜
有相通政應調適緩急耳
移知宣州去饒州二日民遮留之涕泣不忍别耆老以爲吾
州自范文正後惟吾劉公而已至宣十日而水大至公分
遣其屬具舟振溺而躬督之晝夜不少休所活幾數千人
而遠近流民至者以萬數公發廩活之一無失所者
鄒公浩以右正言得罪公與其所厚者數輩追路勞勉之
朝廷震怒追逮甚力人皆惴恐公獨泰然既而　哲宗察
其無他有　詔釋之而公亦自若也
常曰堯舜之道不過孝悌天下之理有一無二乃若異端則
有間斷矣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而陰覆其不及其所施

置常在於公天下以爲不如是則非所謂合内外通彼我也所治二州專以仁義教化平易近民民有訟委曲訓戒之

問上蔡曰劉子進乎曰未見他有進處問所以不進者何曰只爲未有根因指庭前荼䕷曰此花只爲有根故一年長盛如一年

劉安節

第八卷終

皇朝名臣言行外録卷之九

尹焞 和靖先生

字彦明 一字德充 其先洛陽人 靖康初召到京師懇辭還山誥授和靖處士以榮其歸虜陷洛陽舉家遭禍公獨竄身入蜀居涪陵 紹興五年以崇政殿說書召力辭七年始就職除祕書郎八年除少監除直徽猷閣仍說書轉太常少卿權禮侍兼侍講轉徽猷待制九年觀祠而去十年請老如紹興居二年歿年七十二

少孤奉母陳氏以居爲進士業年二十師事伊川程夫子先生應進士舉於策問議誅 元祐黨人先生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伊

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為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先生退不復就舉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

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之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虜陷洛陽先生之家死于賊先生死復蘇竄于長安山中轉徙四五年而長安陷劉豫僭位使人來招之先生夜逃去從步渡渭久之止于涪　紹興間上以從臣薦召之力辭居一年後赴召至九江有言者攻毀程氏先生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二十年今又二十年矣請就斥　上召益急至上前又辭　上曰卿尚可辭耶　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俟卿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遂就職

會虜議和先生上奏曰 本朝虜禍亘古未聞賴 祖宗德澤之厚 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 徽宗皇帝 寧德皇后凶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 陛下方且屈意降心迎奉 梓宮請問諱日為事遂使虜意益驕謂我無人再啓和議於今日意欲滔圖混一臣妾中國 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況先王之禮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信仇敵之詐謀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反兵之義乎

又與宰相秦檜書曰虜與我有不共戴天之讎 靖康以來屢墮其術今若一屈便為口實要恕侮兵自困自斃豈忍為此議乎比聞 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

中有年矣然亦未聞虜人悔禍還 二帝於沙漠繼之
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則虜人虎噬狼貪之
性不言可見天下方望相公有以華其已然豈意為之已
甚乎

先生之學學聖人者也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而不可以
為也玩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有叙於是乎
下學上達窮理盡性而無贅無外者學之正也

先生莊正仁實不過於心不欺闇室自誠而明以之開物成
務推而放之四海而準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
出諸已天下知道者必宗之不知者必慕之 呂稽中撰墓志

馮忠恕曰先生學聖人之學者也聖人所言吾當言也聖人
所為吾當為也詞章云乎哉其要有三一曰玩味諷味

辭研索歸趣以求聖賢用心之精微二曰涵養涵泳自得蘊蓄不既存養氣質成就充實至於剛大然後爲得也三曰踐履不徒誦其空言要須見之行事躬行之實施於日用形於動靜語嘿開物成務之際不離此道所謂脩學如此而已所謂讀書如此而已 記善録序

公問伊川如何是道曰行處是道或問明道如何是道曰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上求

公因蘇昞見伊川自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言初見伊川時教公看敬字公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親切祈寬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諭公言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不着得毫髮事非主

一而何

公言昔與范元長同見伊川偶有幹先起下階伊川謂范曰君看彥明他時必有用於世元長次日說如此蓋伊川平日元不曾許人

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以問伊川伊川聞之公曰心廣體胖偶只有所樂伊川曰到這裏和樂字也着不得

明道嘗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公初聞之以問伊川伊川一曰此事甚大當自識之公曰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

嘗請益於伊川曰公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鍾聲公曰譬如鍾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

伊川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為本公獨能力行之公言先生教

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為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往年先生自涪陵歸日日見之一日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睹當更無計較也耶先生深以為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

溫州鮑若雨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伊川遣之見和靖次日伊川曰諸人謂子靳學不以教渠果否公曰厶以諸公未依先生之門受學厶豈敢輙爲他說萬一有差便悞他一生伊川頷之

公在瀘州一室名遂志齋取易致命遂志之義在涪陵所居名習堂取學而時習之義在千福院一室名六有齋取橫渠所謂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之

意一室名三畏齋取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之意
公與張繹同時師事伊川張繹以高識公以篤行俱爲所稱
伊川問公與繹尋常見處有同否有差否自覺如何爲說言
之公曰厶不逮思叔如凡請問未達三四請益尚有未得
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纔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
厶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厶未敢保他伊川笑曰也
是也是自是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
不待尹秀才肯得 祁寬所語錄

公言厶與思叔既相友善伊川歸自涪思叔始見穎悟疏
通伊川亦便喜之自此同遊處伊川以族女妻之甚相敬
待和靜嘗因侍坐禀伊川曰張厶每聞先生語言下解悟
厶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

守思叔恐不及厶先生以為然思叔長於為文又善辦事
先生没未幾思叔亦没和靖被召嘗曰思叔若在到今自
當召用必能有為於世伊川嘗言晚得二士謂善繹
先生嘗言學者所以學為人也徐名度字惇立尹門人問曰厶
有意於學而未知所以為問先生曰此語自好若果有此
意歸而求之有餘師
又語人曰放教虚閑自然見道
先生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先生與往有問何
以迎觀音也先生曰衆人皆迎厶安敢違衆又問曰然則
拜乎曰固將拜也問者曰不得已而拜之與抑誠拜也曰
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
徐度語及蘇氏使民戰栗義問曰如何先生艴然曰訓經而

欲新奇無所不至矣

先生日看光明經一部有問之曰母命不敢違　朱子云如此便是平日闕却諭父母於道一節便致得如此

門人贊曰丕哉聖謨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已言　朱曰要當至此地位始是讀書人耳

朱子序曰程夫子有言涵養必以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言者夫子教人所以造道入德之大端而不可以偏廢者也若尹先生者其學於夫子而有得於敬之云乎何其說之約而居之安也　先生言行錄序

又曰先生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所示治氣養心之要粘之屋壁以自警戒熹竊念前賢進脩不倦死而後已其心炯炯猶若可識俸讀終編恍然自失因以自詔云

或問朱子以和靖立朝議論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
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有些 朝廷文字多
是門人代作
和靖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言深有味也
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
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講講少開悟啓發之功
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時
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此人詩有何好處 陛下看此做
甚麼只說得此一語
問和靖專於主敬集義處少曰和靖主敬把得定亦多近野
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个敬字做工夫終
做得成

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

伊川先生纔說病便有藥和靖却以合下便把作一死馬醫此
道之傳眞未易以屬人也

和靖守得緊見得不甚透如俗語說他只抱得个不哭底孩兒

和靖才短只緊守伊川之說 並朱子語

和靖曰伊川門人馮理字聖先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問之理曰夜間燕坐室中有光先生曰 頤 亦有一奇特事理請問之先生曰每食必飽

尹焞

張繹

字思叔河南壽安人
家甚微年長未知讀書爲人傭作一日見縣官出入傳呼道
路思叔頗羨慕之問人何以得如此或告之曰此讀書所
致耳思叔始發憤從人受學勤勞苦之役教者憐其志頗
勸勉之後頗能文入縣學府學被薦以科舉之學不足爲也
至僧寺見道楷禪師悅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恭叔官
洛中思叔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他日程先生歸可從之
學無爲空祝髮也
伊川歸自涪陵思叔始見之時從學者甚衆伊川獨許思叔
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自得

暨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矣
和靖言某與思叔既相友善思叔始見伊川思叔穎悟踈通
先生亦便喜之自此同遊暨先生以族女妻之甚相敬待
學者從之漸衆
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於鄉曲後
来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茂
朱子曰思叔敏似和靖伊川稱其朴茂然亦狹無展拓氣象
思叔最後進然深惜其早世使天予之年殆未可量也
問程門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劉質夫張思叔輩又未
見有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比之康節橫渠皆不及

馬伸 東平先生

字時中(或作時仲時舉)東平人弱冠登第晦迹州縣靖康初以樞臣薦召爲監察御史 中興初權殿中侍御史湖廣路撫諭還甚言執政貶濮州監稅卒 紹興初追贈諫議大夫

崇寧初 元祐學有禁姦人用事出其黨爲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遊間以趨利叛去公方自吏部求爲西京司法欣然爲親依之計至則因張繹以求見先生初以非其時恐貽公累公勤贄凡十反愈恭且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况不至於死者乎先生聞而歎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尒出入凡三年公暇雖

風雨必曰一造焉
公調成都郫縣丞至任未幾會納冬米成都涪稷守以委公
公辭以多弊不可為守問其故公曰弊之大者由諸司吏
人封抄拒之則速禍守曰君既知其弊尚何辭公至場中
則諸邑人紛然矣豐飲食玩好文飾美女凡可以蠱誅者
無所不至前此主者不能自謹一墮計中則束手受制莫
敢誰何公盡逐之嚴察吏卒不容纖芥負米至者略無留
滞時倉使孫侯按部至境早行見負擔者道傍假寐以待
詫怪而問焉俱應曰今年好受納官恭等至無邀阻故争
先詣其主名曰馬縣丞也孫歎息不已抵郡即呼吏書牒
薦之即日改秩公常以此語人云人之利鈍自有時但當
行直道無用干人也

靖康初樞密孫傅以卓行薦公中丞秦檜素高其節迎辟爲
監察御史令人取願狀公曰中丞取臺官但問堪不堪無
問願不願
虜立張邦昌而去公首具書請邦昌迎　元帥康王書成率
同院僉與俱往相顧無一首肯公遂以書自抵銀臺司進
之吏視書不稱臣辭不受公投袂叱曰逆類吾今日不愛
一死正爲此爾而欲吾稱臣耶出即以繳申尚書省尚書
省以示邦昌邦昌得書氣沮恐敗誅肅議迎　隆祐太后
爲垂簾計其書略曰相公不幸迫於狂虜使當僞號閣下
此時豈以義爲可犯君爲可忘宗社神靈爲可欺所以忍
死須臾而詭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孫於人而實亡
趙氏之宗者孰若虛受於己而實存趙以歸耳虜人既北

相公於義即合變懼自列于朝上皇子惟　康王在外天下所歸宗國統有歸宜即發使通問掃清宮室率羣臣共迎而立之閤下退就北面之列請歸死有司如此則明主必能照察今乃謀不出此尚當非據群心孤疑不知所謂

靖康二年四月八日狀云伏見逆胡犯順劫　二帝北行且逼立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位者自信虜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　趙孤也今虜退多日吾　君之子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處禁中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強虜之威使人游說　康王且令南避然後爲久假不歸之計伸知相公必無是心但爲虜人未遠因循未能盡改雖然人心未孚一旦喧鬨孤負初心聖

遽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　太后命而後行仍速迎奉
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勤王之師以示無間應內外赦
書施行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俟立　趙氏了日然
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不然伸有死而已必不
敢輒相公爲　宋朝叛臣也
王交之言於邦昌以寧德宮府藏所有及池塘魚藕之利可
盡取以資用公復引義白於都堂曰古者人臣去國三年
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今吾　君遠狩猶未出疆天下之人
方欲追挽而不可得　君之府藏與遊忍一朝而毀乎
高宗龍飛公撫諭湖廣還將入奏於道中採訪得執政汪黃
不法事作彈文方具藁而何從追及於建康見之曰先生
方以使還且當奏職事徐論似未晚公曰彼忌我君未及

言而有遷除奈何然吾當有以探之時方召孫覿謝克家乃言此二人皆小人不可用如覿親草降表極其筆力以媚虜人受其二文乃負國之賊也果不報遂除司農卿公固辭乃繳進彈文執政怒甚搜求無以為罪乃指章中言邵成章上書事邵中官也以為趍向不正遂貶濮州監稅時用事者必欲寘公死地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有識者惜其去至戚嗟相吊且危之公幞被就道無憂懼色人益歎服公天姿重厚雖勇於為義而恥以釣名不幸卒為佞陷於死或云一病中準上受黃窗上日加不利於公知與不知莫不痛之

常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每如此

公晨興必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公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念則爲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故其在廣陵隨身行李一檐而圖書半之山東已擾而家屬尚留東平

胡文定時政論曰仲言汪黄自言官黜爲監當而其言則有狀矣不愼命令則以下還都之詔也廣布私恩則以復祠官教官之闕也黜陟不公則以罷衛膚敏而用孫覿不祥之人也杜塞言路則以貶吴給張閣邵成章也妨功害能則以沮宗澤與許景衡也私狥軍情則以各置親兵千人請給獨厚也同惡相濟則以力庇罪人王安中也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衆所共知亦衆所共見當時罷之反以爲言章于寳而重責之是罰沮忠讜損軀爲國之人耶誠何

由息公道何由行乎
靖康虜議立邦昌公抗言於稠人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可緘嘿坐視當共入議狀乞存　趙氏秦檜不答少焉屬稿就呼臺吏連名書之檜既爲臺長則當列于首以呈檜檜猶豫公帥同僚合辭力請檜不得已始肯書名公遣人疾馳以達虜酋故秦氏所藏猶云檜等也公死檜還自虜揚言已功盡取富貴公之子孫漂泊閩中有甥何琥得其元藁累欲上之而其子止之云秦之凶燄其可犯邪　紹興乙亥春琥忽夢公衣冠如平生云秦氏將敗趣使往陳之琥即持其藁以叫閽檜大怒誣以他罪下琥大理竄嶺外未幾檜果殂其家訟冤　詔復琥官公之忠績遂得別白

孟厚

字敦夫洛人

和靜云敦夫來從伊川又爲王氏學舉業特精獨處一室室蕪穢不治嘗戲書於伊川伊川云孟厚初時說得也似其後須沒事生事

一日伊川語之曰子何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間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敦夫見和靜曰先生令厚來見二公若彥明所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和靜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見焞之心也

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洒掃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

伊川之葬門人畏黨禍莫敢至獨敦夫與尹張范棫邵溥
送焉

侯仲良

字師聖河東人二先生舅氏華陰先生無可之孫人有餽饍侯子於其門者侯子造焉則壁垂佛像几積佛書其家人又常齋素欲侯子從之侯子遂行或問之侯子曰疏食士之常分苟欲侯之食則非矣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人有父在而身爲祖母忌日飯僧者召侯子侯子不往或問之侯子曰主祭祀者其父也而子當之則無父矣吾何往焉 雅言

胡文定與楊大諫書云侯ム去春自荊門潰卒甲馬之中脫身相就於漳水之濱今已兩年安於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於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確時事則纖微

皆察

尹和靖曰伊川謂侯子議論只好隔壁聽

朱子曰詳味此言以驗此書竊謂其學大抵明白勁正
而無深潛縝密沈浸醲郁之味故於精微曲折之際不免
疎略時有鋪縫不得於言而求諸心乃其所見所存有此
氣象非但文字之疵也 說侯子論語

周行己

字恭叔永嘉人

自太學蚤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毋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頤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退速每歎惜之。

嘗酒席有所屬意旣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之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和靖偶及之伊川云此禽獸不若也又曰父母遺體以偶賤倡可乎

謝上蔡云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或問周恭叔恁地放開如何曰他不是擺脫得開只爲立不住便放

卻忒早

胡文定云人須是於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

周恭叔才高識明初年甚好後來只緣累大重若把得定儘長進在

李郁　西山先生

字光祖邵武軍光澤縣人　元祐黨人深之子游太學被鄉薦皆不第　紹興初舉遺逸朱巽行郡國還以公名對召對便殿除勑令所刪定官旋以憂去用進書恩改承務郎免喪會秦檜用事遂隱居久之起家福建帥司幾宜以事忤帥不至移病告老二十年卒年六十五

龜山既受學於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然從之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于今文字之多至不可矣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卒不可得則是道之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爲聖賢者其

用心必有在矣及公請見於於於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爲而謂之仁君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公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援而愈不合於是取論孟之書而伏讀之蚤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龜山蓋深許之而公之語學者亦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始當驟進耳

公幼不好弄坐立必莊少長學於舅氏陳忠肅公器之踰冠乃見龜山而請業焉龜山一見竒之即妻以女

秦檜用事公自度不能俯仰祿仕遂築室邑之西山往來讀書其間家益窮空人有不堪其憂者公獨曠然不以爲意

然一時賢士大夫益高仰之
天姿粹美而涵養有方其事上恭而有禮其御下嚴而有恩
平居未嘗有惰容誨人終日無倦色自奉甚約而事親極
其厚其於世務人情官政文法下至行陣農圃之事靡不
究知然竟不及用於世以沒識者恨之
嗚呼聖賢遠矣然其所以立言垂訓開示後學其亦可謂至
哉顧自秦漢以來道學不傳儒者不知反己潛心而一以
記覽誦說爲事是以有道君子深以爲憂然亦未嘗遂以
束書不讀坐談空妙爲可以徼幸於有聞也若龜山之所
以教西山之所以學其亦足以觀矣

卷之九